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第二十一回 藥石誤投喪明抱痛 蒹葭幸托涼血甘居

賈端甫聽說范星圃那裡有人來請，連忙起來洗漱穿衣，匆匆過去。到了那邊，全似莊也剛到，兩人同到牀前一看，見那范星圃昏迷不醒。等了一刻，忽然睜眼看了一眼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想不到我范星圃年未四十官至三品卻竟如此結果了。」說罷，兩眼一掉已向大羅天上去尋他前後的兩位夫人重結那來世姻緣。可憐這麼一個能員，竟弄到齋志九泉，歿於旅館。做書的做到這裡，也都有些不忍下筆。賈端甫、全似莊均各嘔啣痛哭，那衣衾棺木到午後也俱齊備，天氣正熱，不敢久停，揀了酉時入殮。同城文武因是本府同甘肅泉台的把弟，都來送殮，比他在九江斷弦的時候還要風光些。過了頭七出了殯，寄在一個廟裡，全似莊、賈端甫都來步送，那些文武也來的不少。當這范星圃病重的時候，賈全兩家都在那裡忙著料理喜事，最忙的是那位正定府的帳房師爺，顧了這邊還要幫著那邊，辦著紅事兼著辦白事，比我做書的這枝筆還要忙些。那賈端甫租的公館也不大，是三開間，前後三進。頭一進，大門二房中間有個過亭；第二進，兩間做廳一間做簽押房，兩邊廂房一邊做帳房，一邊做了門房；第三進，是上房上首一間，賈端甫自己住著，下首一間與他兒子做新房，卻把後半間隔出預備陪嫁丫頭、老媽所祝兩邊廂房都是三間，靠上首的這一間都有門可通上首廂房，是他這位未正名的姨太太住著，因為名分未定不好明明白白的同住一房，其實是一直同起同眠的。那個門卻是開著，以便出入自由。下首廂房是靜如小姐住的，姨弟都已大了，又要娶親，自然要避嫌疑，所以那個便房卻是釘住了的。

湖北帶來的那個老媽住在上首廂房對間，因為要辦喜事，又在本地僱了一個老媽住在下首廂房對間。這位靜如小姐同那小雙子姑娘，在彰德以寡敵眾，鏖戰一場，固然創巨痛深，受的是皮肉之傷，不多幾日腫消痛止，已容得老僧出入。那小雙子是搬了公館就照常更衣入侍，這靜如小姐雖然此一番在囑，然而一曝怎能抵得十寒，那時患其多，此刻特苦其少，可恨那道便門又被他們關斷，藍橋咫尺欲渡無門。這天離喜期只有三天，賈端甫去找全似莊商量事體。靜如小姐想道：再過兩日這兄弟就要新婚，一雙兩好其樂融融，既聯結髮之歡，寧戀燃須之愛，未必重來問津，豈能強與分羹，自己是已辟桃源，難尋劉阮佳期，幽恨方長，若不趁此一遣曠懷，不知何日方嘗異味，這機會萬不可失。就悄悄的走進新房，看他兄弟已光著脊梁躺在新牀上睡下午覺，這靜如小姐就坐到新牀上去，把兄弟推醒，同他談了半天，究竟他們談些甚麼？做書的沒有去竊聽，想來也不過填闕，賀新郎好姐姐的南詞北曲而已。靜如小姐打他兄弟房裡出來不多一會，賈端甫已從全似莊家回來，兩人私下十分慶幸。賈端甫進了房脫了袍子覺得甚熱，這年秋燥異常，雖是七月半後伏天還要熱些。恰好有新買的西瓜，就開了兩個叫了兒子女兒並小雙子一起同吃。靜如小姐說不吃，這女兒家吃不吃冷東西是不好勉強她的。那位少爺拿起來就吃，一來是父命難違，說不出那不能吃的道理，二來覺得這樣熱天吃點涼來也不要緊，只急得那靜如小姐暗中跺足，同他做了幾回眼色，可恨這蠢物也看不出來，一口氣把半個瓜吃完，又喝了一碗瓜露。這瓜露吃下去，就覺得有些停在胸口，腹中隱隱作痛。這位少爺也有點害怕，自己去找了快生薑泡了開水喝了下去，哪裡有濟。到了晚上，腹痛非凡，晚飯就沒有能吃。賈端甫道：「今天天熱怕是受了暑，發了痧氣，弄了些臥龍丹、行軍散之類與他聞。」打了幾個嚏，還是不好。又給他週身刮了一刮痧也有些紅癍紫塊，以為痧氣總刮盡了。哪知到了夜裡，疼的更甚。次日早上，請了個醫生來看，說是中暑，開了一個香薷飯還加上兩味藥。這藥下去，那肚子疼的更加厲害，直聲喊叫，滿牀打滾。這天全府正過妝奩，新房裡卻正在鬧病，連鋪設都不能，只好東倒西歪的堆著，那湖北老媽子說道：「少爺這個病的樣子倒像是夾色傷寒。」賈端甫想：兒子還沒有完姻，向來又規規矩矩，不敢出大門一步，怎麼會得夾色傷寒？這些老媽子懂得甚麼，也就不去理他。又請那個醫生來看，那個醫生道：「不要緊的，讓他喊喊滾滾，那暑氣才帶出，這正是那藥力與外邪在裡頭鬥呢，再帶一帶汗就會好的。」又在原方上加了一味麻黃，一味六一散。這一帖藥下去，更加不是。到了晚上卻倒好了些，怎麼見得呢？那位病人也不喊了，也不滾了，不過微微的在那裡喘氣，豈不是被醫生醫好了些麼？

做書的覺得，天下惟醫學最難講究，就是外洋的醫生也不能人人皆精，這個學問真要心細意誠，既不可背了古方，又不可泥於古方，不能不問那病情以意逆志，也不能惑於眾論遂設成心，到了這家看病總得一心一意的在這病人身上，還不知道如何，否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，豈是可以兒戲的事。大江南北有兩位名醫就是名重一時，請他一回非十餘金不可，還不知什麼時候才到，若遠道相迎則每日非百數十金不可。這兩位醫生一位呢，是到了人家開口就是「今天某大人家請我我還沒有去呢；昨天某鄉紳的如夫人已經上了靈牀，被我一劑藥扳回來；某太學的老太太要不是請了我，怕的要不行了，現在無礙了；我才接到個電報某大僚又來請我，你看這裡這麼些人等著我，叫我怎麼丟得開手呢。」說完這些大話，就講某省督撫放了某人，那是同我最要好的，某省藩臬開了缺可惜可惜，某人可以得某差，某人可以署某缺，某人進來甚紅，某人卻也黑了。這些話診著脈，開著方子，嘴裡都是不斷的。一位呢，小戶人家是請他不到的，官幕紳商人家，必得要預備著好酒好菜請他，有花的地方，還要找兩枝花陪他。看起病來你說是肝旺罷，他說不錯是肝旺，你說是氣虛罷，他說不差是氣虛，開起方子來，你說怕的要用附桂，他說附桂是必要用的，你說能不能用生軍，他說生軍狼可用得，總是順著風。這兩位醫生醫好的人卻也不少，做書的不可不請教，做書的本來也想學醫，因看這事關係太大，自揣才力不及，知難而退，勸天下的粗心人、寡識人、浮躁人、性情固執的人、太圓通的人、專講肆應的人，不學醫不行醫，也未始非積德之道。

再說這賈少爺的病，只有這位靜如小姐明白，幾回要想說，總有些說不出口，可是又急又悔。這天晚上看了這個情形，實在忍不住，只好說道：「這個醫生的藥吃下去看來總不對，爹爹得另外請一位來看看，不可執定了受暑呢。」賈端甫又叫人到全似莊那邊去打聽打聽，說有位老師醫理還好，就趕緊請了過來診了脈，問了問病情，看了看吃過的方子，抬頭說道：「這個病是陰寒，要是一得了就治那並不難好的，現在耽擱久了，又吃了這麼些不對症的藥，恐怕救不轉，這位先生可真誤事不淺，姑且開了方子碰碰看罷。」

那時已三更多天，賈端甫趕緊叫人去敲打了藥舖子的門，揀了藥來煎好了，那位少爺已經牙關緊閉，好容易撬開灌了下去，又不是仙丹，怎麼會靈呢？到了黎明，這位少爺竟已無聲無息，替他揀的跨鳳佳期竟做了他的騎鯨吉日，可憐這條小命竟送在這半個西瓜上頭，比那范星圃吃那強盜砍了一刀因而喪命，似乎還要冤枉些呢。這賈端甫年將半百隻此一子，叫他怎不傷心，頓足捶胸，呼天搶地，幾致痛不欲生。就是那位靜如小姐連枝情重，剖蒂神傷，也是哀哀痛哭如失所夫。那張全趕緊去料理棺木，一面到府裡報信，全似莊也就過來灑了幾點淚，寬慰了兩句，那位新娘下文另有交代，暫且不提。到了下晚成殮，是個動蕩不能久，第二天就抬了出去。賈端甫不解得這夾色傷寒的緣由，晚上同那位未正名的如夫人談起來，這位如夫人一想弄的不好，還要疑到我身上，這可不能不實說了，當下說道：「這件事我本來早想同你說，因為關係太大，我又沒有拿著實據，告訴了你，你的脾氣是最方正嚴厲的，那還容得麼？」

這是有人家性命名節的事，我又算不得個甚麼好人出來指證不成，不曉得的人，還要說太太留下這一雙兒女我容不得，故意造言生事呢！所以一直忍到今兒，自從在彰德府衙門裡，我就覺著小姐同少爺的情形不對，因為少爺年紀小才十三四歲的人，那裡去敢瞎疑他，後來在浙江、湖北幾處衙門裡，時常看見少爺清晨、黑夜在小姐房裡走出來，老媽子也同我說過，我都攔著不准亂說。只想少爺娶了親，小姐嫁了出去，一牀棉被蓋了過去豈不好呢？前天，你打全親家老爺那裡回來，約有前半刻鐘的功夫，我在門簾裡看見小姐打對面房裡匆匆的走了出來，我想姊姊在兄弟房裡坐坐也不算件事，後來你叫我們吃瓜，小姐不肯吃，少爺吃著，我看小姐望著少爺擠眼眨眼的，我心裡就有些詫異，然而也想不到他們大白天裡會這麼胡乾。

現在說少爺得的是夾色傷寒，那可事事對景。我可勸你，現在少爺已經死了，你追究起來也是無益。再把個小姐逼死又何苦呢！徒然鬧的通國皆知，不如裝作不曉得，趕緊找個人家把這小姐嫁了過去豈不乾淨！你想想是不是？」賈端甫這才曉得他這位愛

女竟是個魯國文姜。

看書的諸位，賈端甫如此一位道學先生，家政又嚴肅如此，怎麼他的妻子兒女會如此淫蕩呢？做書的以為此皆賈端甫治家太嚴之過。有人問做書的說道：「這話說的不通，我正嫌賈端甫治家不嚴才有這種流弊。假使他當日連那張全的妻女都不准他進上房，這十幾歲的幼兒，都攆到中堂以外，豈不就沒有這些事了呢。」不知道天下的事體無一樣可以強制，只有順性而導，使他涵濡於不覺就我範圍，若去逆而制之，就如搏沙過水必致潰敗，決裂男女，身備淫具他不動慾念則已，動了慾念銅牆鐵壁不能限他，刀鋸斧鉞不能禁他。只有愈遏愈熾的泰西人，講那平理近情、順道公量的治法教法，並不是抑君父之權，實有鑒於中外家國歷來變亂，無不由於防制太嚴，惟有使各適其性，方能消息未來，而且人生處世無論何人總宜待之以誠。

做書的生平不談性理，只有這「誠能動物，不誠無物」兩語是細心體驗確有至理的。家庭之中果能處處以誠，則妻妾、子女自然各循其分，不忍相欺，若我不以誠相待，惟處處以禮法，即使勉循規矩，那心竟亦斷不相屬，況至於拂人之性，則尤為不干物忌，上損天和。你看那籠鳥瓶花已覺得不如那得食階前的瓦雀、自生牆角的蓬蒿來得獨饒生意，人為萬物之靈，更豈可拿他束縛拘攣，使他一無生趣。賈端甫把他的妻子閉在深閨，一步路不許她亂行，一個人不許她亂見，諸位設身處地，如果做了他的妻女願意不願意呢？婦人家必得一個男人的面不見，才能全他貞節，見了男人就要不端，這種婦女也就不堪承教。賈端甫既以不肖之心待其妻女，其妻女自必以不肖自待。

所以，有一位先生說過「中材子弟全視父兄之駕馭，何如駁駁得宜，則駮駮可成駮駮，駁駮失當，則鸞鳳可為鴟鴞。」這周似珍夫人、賈靜如小姐秉性雖非堅貞，廉恥亦未盡喪，比起那上海堂子裡中等信人也還不致不及。何以那些信人雖日與客人裙屐相親，到了留宿也還要斟酌，不是見客就留用的。相幫伙計朝夕相見，也並不致亂來。倘使賈端甫掃除那種假道學的家規，讓他們舒暢天機怡情適志，這一位誥命夫人、一位千金決不致蕩檢逾閒，毀生滅性至於此極。所以，做書的不歸咎於賈端甫的妻子、女兒，專歸咎於賈端甫一人。自古以來，低褲襠出在鐵門檻裡頭，諸位將正史稗官人情物理細細的考究，便知道做書的不是於賈端甫身上過為刻論了。

再說，賈端甫細想這位愛姬的話真正不錯，現在再去追究必致丑聲外揚，只好不聞不問。幸喜這位愛姬已有了幾個月的身孕，宗兆可以不愁。但是，這女兒帶到甘肅衙門裡去嫁，萬一人家因為不是原身吵鬧起來，在那任上豈不丟臉？聽說那東明縣拿到一個強盜，已把那彰德的事體供了出來，這裡人家大約都有點短道，不如在此地找個人家嫁了。如果有什麼說話，還可以朝強盜身上一推，那是遭逢強暴不能怪我閨門不謹的。

想了一想，也就向他那未正名的如夫人說道：「既然你這麼說，我也不去追究，明天去托全似莊做媒。」當晚收拾安寢。

次日去托了全似莊，那恐全似莊是個本府，差不多的人夠不上找他做媒，又去托了全似莊的賬房書啟各位師爺說：「不拘官幕紳商都無不可，我是因為要了卻向平之願再去到任，省得累贅，所以愈快愈好。」他這位小姐在彰德府城外立的那次「功勞」，這時候，東明縣已經拿獲夜飛鵬的口供，正定已紛紛傳說，說是這回他這少爺說是得的夾色的傷寒，他這少爺向來不出外玩笑眾所共知，人家也總疑在他這位小姐同那位似是而非的姨太太身上。所以，賈端甫一開口，幾位師爺也就深知來意，嘴裡答應心裡卻想道：天下哪有這種願做烏龜的人來就這門親，這杯媒酒是吃不成的。那知道千里姻緣一線牽，也是這靜如小姐的紅鸞星動。

恰好有陝西要進京引見的一個知縣，是這位賬房師爺的表弟，因為引見之資尚有不敷，想找表兄想想法子，或是托托京裡相熟的票號金店通挪通挪，所以路過此地小作逗留，聽見賈臬台托他表兄擇婿，就趕緊跑來找他表兄，說是正想續弦，求他作伐。這位知縣姓史名學寶號五桂，山東東昌府的人，原籍山西。他的父親從小跟著一個姑夫在山東撫台衙門裡當三小子，有一位武巡捕看他長的俊，要了他去當個小伴當，不久又提拔他當了一名戈會哈。那時候，捻匪還未十分平靜，有些沒見識的官幕，把各家的家眷資財搬在一個山裡住著，置了點軍火器械，僱了些人保護。有兩個帶營頭的武官，知道裡頭子女玉帛甚多，就起了覬覦之心，同撫台說是些會匪盤踞在山裡，撫台委濟南府查，濟南府說內中都是良善紳民並非會匪，這些武官未遂所欲。又在撫檯面前播弄說，這濟南府也是會黨，天天早上跪香誦經，文武官都知道的。撫台又委了一個候補道去查。這位候補道最愛小，當過兩回鄉場監試，供應的東西無一樣不捲得乾淨。當營務處的會辦，那些提調文案拿他開心，每天在他座兒旁邊放幾個小東西，他總欣然懷之而去。這兩位武官知道他的脾氣，略略點綴了點，他回來就照著那武官所說的情形稟復。撫台大怒，登時把那濟南府參出，另面派營剿洗，這些營頭禦侮靖寇，則不足；焚村掠寨，則有餘。奉令之後踴躍非常，到那山中爭先直上，那些僱來保護的人，見是官兵自然棄甲拋戈，一哄而散。可憐這些官幕的婦女，被這些兵弁糟塌到不堪。事後，有位知府出資收贖也救出十之一二，有些婦女還肯說出姓名，有些只求擇配，不肯再替夫家丟丑。這位知府做了這事，就添了一位狀元孫老爺。這史五桂的父親那時也跟著那位武巡捕前去，也得了點資財，又擄得一個女的，也是人家一個少奶奶，看這史五桂的父親年輕貌美，便也願意相從，身邊穿的一件小棉襖裡邊全是金珠，這史五桂的父親因此便是小康。又在這一案裡保得一個把總。全似莊所請的這位賬房師爺就是這少奶奶夫家的姪兒。事平之後，彼此認親來往，所以同這史五桂算是表兄弟。那位撫台卻因此事不滿於眾言論，被交官彈劾。那位撫台就寫信托一位向來有交情的軍機大臣招呼招呼，誰知那位軍機大臣復信出來，說是「物議正繁，無能為力」，勸他避避風頭。那位撫台沒法，只好掛冠回籍。

史五桂父親的姑夫也跟著回了山西。史五桂的父親就在東昌府的鄉下置了點田產，帶著那少奶奶安居樂業。

隔了十多年，那位撫台又帶恩起用進了軍機做到中堂。因為那軍機大臣當時未肯出力，致他遲作十年宰相，懷恨甚深。

恰恰那軍機大臣的兒子在他屬下，到底被他參了。史五桂的父親聽得這舊時主人的聲勢赫顯，不免官興勃發，帶了點禮物，要想到京裡去找他。不料，渡黃河時翻船落水屍首都未尋得。

史五桂的丈人姓杜，是曹州土霸，卻值《老殘遊記》上所說的那位某太尊，做曹州府因他丈人捕匪出力狠為重用，史五桂跟著他丈人跑跑也就搭了名字保了一個縣尉。等到拳匪的那年，官府查得他丈人是個拳匪頭子，拿去正法，他卻已先溜到陝西，指省稟到，又在辦皇差的案內保了一個知縣。這回到了正定也將近半個月，賈小姐的這些故事他也應該有點風聞，何以甘心來吃這一杯剩酒殘肴呢？他卻有個用意，也與當日賈端甫肯娶周似珍的心思差不多，一來因為賈端甫是個聆省臬台，將來總可倚靠；二來曉得賈端甫只有一個兒子已經死了，打聽打聽他那官囊總有十多萬，將來這份家私做女婿的至少總要沾潤他一半。《聊齋》上說的，一頂綠頭巾豈真能將人壓死，況且在未過門以前的事體，譬如討了個窰姐兒呢？所以，起了這個念頭。

諸位倒也不必笑話他，現在這一類部族做到宮保封疆的都有，就做做又何妨呢。這位賬房師爺聽他表弟來托做媒，心想：這種高親去攀他做什麼，而且他到底是個臬台，這種樣的官階、家世、人品怕他看不上眼，說了還要碰釘子呢！既而一想，我這位表弟這回來找我，我要應酬他，將來不知幾時才能歸還，就是替他特借，那擔子也還是在我身上，他還不起，人家只向我要錢，若要不應酬他，他心裡豈不見怪？他到底已經保了知縣，將來安見得沒有找他的事，現在若替他這頭親事說成，那時，他同賈臬台做了翁婿，他引見的事體賈臬台能不幫忙不成？就是說了不行，也沒有甚麼要緊，好在是賈臬台托我的，不能說我冒昧高攀，就向著史五桂說道：「老弟，你幾時斷弦的？我還不曉得。」史五桂道：「我內人是舊年故的，家裡來了信，我一直沒能回去看看，我這回進京本想在京裡托人做媒，若京裡說不成，我還想請兩個月假回去走走，在家鄉討一個。」

今兒聽見賈臬台托你做媒，所以找你替我說說。」那賬房師爺道：「托我呢，是賈臬台親口托的。但是，這位小姐你大約也聽見些，可不是什麼整貨，你明兒不要吃了二刀韭菜怨我媒人。」

史五桂笑道：「你儘管替我去說，我認的決不來怨你。」那賬房師爺道：「既然你願意，我就替你去說看。」正值全似莊要去拜賈端甫，這賬房師爺就跑去同全似莊說了，請他先稟。

全似莊也曉得賈端甫這位千金聲名不佳，自然早點嫁了為是。

既然有人肯討，那是最好的事，也就答應替他去說。

全似莊見了賈端甫，談了些閒話就說道：「令媛的親事倒有一家在這裡，是我那邊賬房朋友的表弟，姓史，他是陝西過班引見的知縣，不過是續弦。」賈端甫道：「續弦也無妨，這門史大令有多少歲，不知是哪裡人？」全似莊道：「這人也見過，年紀也只三十多歲，是山東人，原籍山西，也是舊家，聽說同從前一位中堂也還有點親誼。」賈端甫道：「我也想早點替他們完了這喜事，清清爽爽的去到任，省得多遠的路，拖著這些人。既然是貴衙門賬房師爺的令親，可否請來見一見再說？」全似莊道：「那是做得到的，回頭就叫我那賬房朋友同著過來。」全似莊也就告辭回到衙門，同這賬房師爺說道：「這個媒有點意思，叫你同著令表弟去見見呢。」賬房師爺聽了大喜，趕緊招呼了他表弟史五桂同他一齊來見賈臬台。賈端甫看那史五桂神氣不甚軒昂，言談亦復粗俗，心中本不願意。

但是，相女配夫，這樣的女兒要挑什麼樣的女婿，不如胡亂嫁出了門，免得再鬧出別樣的笑話被人家指摘。也就略略問了一問家事及到省以後的情形，送了出去。又約那位賬房師爺再停會，再來談談，賬房師爺知道是個好消息，同了他表弟回去之後，趕緊又來，賈端甫見了說道：「令表弟的人呢，倒也沒有甚麼。歲數雖然大些，我也不大計較，但是他也在客邊，若另找房子迎娶諸事也多不便，自然不如就著這房子暫時入贅過來，不過我的批折早回，進京不能再遲，要辦就在這月底月初挑個日子，聘禮之類我也不論，聽他如何預備。」那賬房師爺諾諾連聲而退，告訴了他表弟，自然心滿意足，就挑了七月二十八日行聘，八月初四的喜期。賈端甫就把靜如小姐住的那間廂房，收拾出來做了新房。因那對面上房不吉利，所以空著不用。未納婦卻賦館甥，總也在這正定府公館裡辦了件喜事。這回書連敘了兩件素事，也得要有這麼一點吉祥事體，不然豈不太蕭索了。媒人就請了全似莊同那位懂醫道的學老師。入贅這天，賀客也還不少。不過這位新郎同這位新娘，大家曉得是都沒有什麼腼腆羞澀的，倒不好意思去鬧他。而且這位賈臬台又是個道學古板的人。所以，散席之後，就只兩位媒人領了幾位到新房裡說了兩句官樣文章的喜話，應了一應景兒也就各散。這新郎進了洞房，看那新娘一張鵝蛋臉兒頗饒風致，下帷解帶成就良緣，雖然是道路寬宏，不免有四面不靠邊之歎，然而，比那在平腰站的滋味到底遠勝多多。新郎也就覺得十分中意，新娘也更隨遇而安。但是賈臬台的愛女已喜聯成佳偶，賈臬台的孀媳何以度此芳年，下回總要交代清楚。